

解读《尤利西斯》

乔伊斯传

——十九世纪末的爱情与文学
(1882-1915)



海南出版社

K835.62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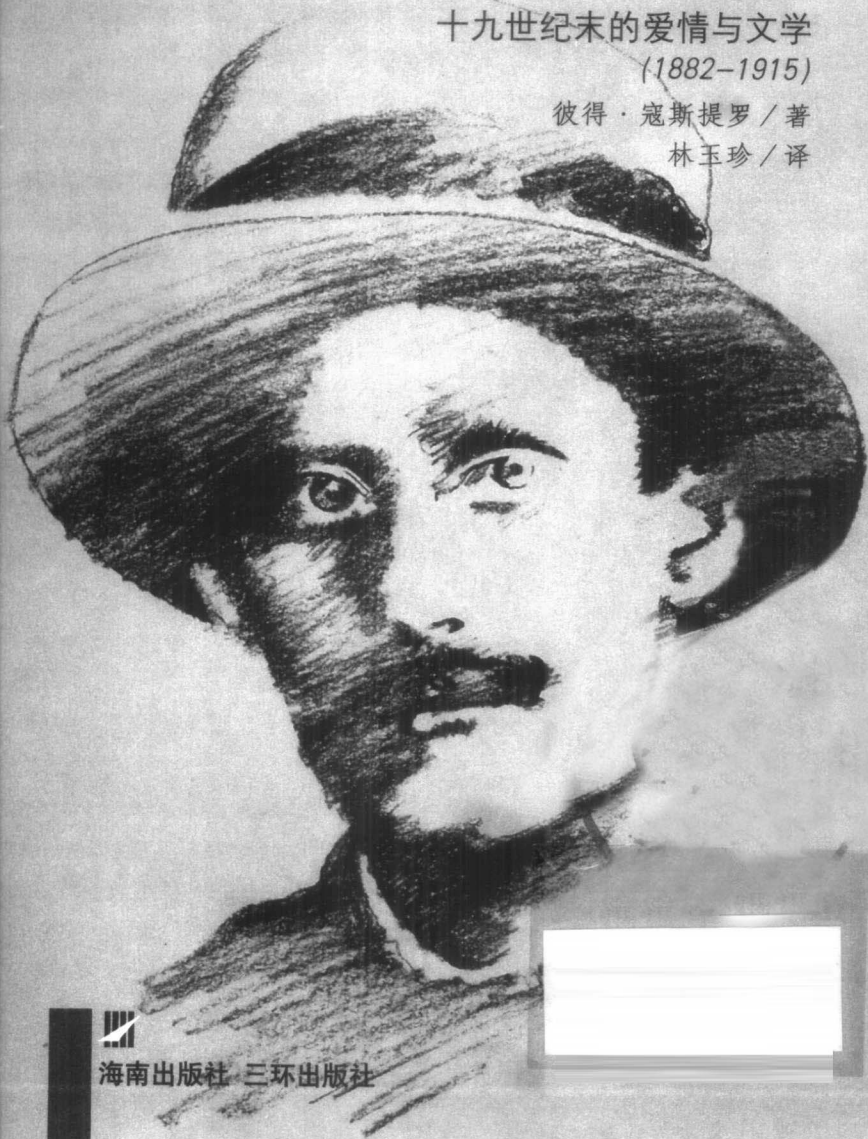
2024

解读《尤利西斯》

乔伊斯传

十九世纪末的爱情与文学
(1882-1915)

彼得·寇斯提罗 / 著
林玉珍 / 译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James Joyce: The Years of Growth

By Peter Costello

Copyright © 1992 by Peter Costello

中文简体字版权© 1999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本书由 Kyle Cathie Ltd.&Chiu Ko Publishing 授权出版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1999-58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乔伊斯传 / (爱尔兰) 寇斯提罗 (Costello, P.) 著;

林玉珍 译。—海口: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1999.12

书名原文: James Joyce: the years of growth

ISBN 7-80564-933-2

I. 乔… II. ①寇… ②林… III. 乔伊斯, J (1882-1941) - 传记 IV. K835.6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4295 号

乔伊斯传

(爱尔兰) 彼得·寇斯提罗 著

林玉珍 译

责任编辑: 苏 斌

※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出版发行

(570216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5

字数: 230 千字 印数: 8000 册

ISBN 7-80564-933-2/K · 34

定价: 19.80 元

译 本 序

本世纪 20 年代,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长篇巨著《尤利西斯》曾被美英两国列为禁书。然而将近 80 年后,在即将迎接新世纪的今天,人们不约而同地取得了共识:乔伊斯的作品乃是 20 世纪西方社会时代精神的杰出代表。1998 年 7 月 24 日,美国兰登书屋“现代丛书”编辑委员会在哈佛大学公布了 20 世纪 100 部最佳英文小说名单,《尤利西斯》以“第一部真正的当代小说,展现与过去截然不同的风貌,当选最佳之首”。百本最佳英文小说的评选活动是 1998 年继普利策奖后,书界最令人瞩目的活动之一。

无独有偶。英国著名的水石书店 1999 年邀请 47 名文学评论家和作家从本世纪或者以往任何世纪所创作的小说中,为今后 100 年遴选 10 部最重要的文学名著。书店将此次评选称作“时间的考验”。结果,《尤利西斯》名列榜首。评选者

一致认为,这部杰作乃是乔伊斯以诗情画意与色情描写相交替的艺术手法创作出来的,足以使他流芳千古。

在我国,深得人心的改革开放不但繁荣了创作,也给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带来了勃勃生机。20年来,优秀的外国文学中译本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包括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1983年)、《都柏林人》(1984年)、《尤利西斯》(1994年)。

据《中华读书报》今年所举办《我心目中的20世纪文学经典》的调查结果,乔伊斯一个人的作品就在头100部中占了3部:《尤利西斯》排名第4、《都柏林人》第34、《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第77。言论摘编中还刊出了河北沧州的读者魏建华的评语:“其实,《尤利西斯》也是一部颇为幽默风趣、引人入胜的作品。”(见《中华读书报》1999年9月15日)。由此可知,几年前排长队购买《尤利西斯》中译本的我国读者,非但认真读了,还深得其中的三昧,这需要相当高的文学修养。读了作品自然就想进一步了解作者,然而,迄今除了《尤利西斯导读》(陈恕著,1994年),书市上尚未看到关于乔伊斯的论著。在本世纪的最后一年,海南出版社推出彼得·寇斯提罗所著的《乔伊斯传》中译本,是适时而必要的,填补了我国在这方面的空白。

乔伊斯生前,已经有好几部关于他的传记和评论问世。诸如《詹姆斯·乔伊斯最初的40年》(赫伯特·葛曼著,1924)、《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斯图尔特·吉尔伯特著,1930年)、《詹姆斯·乔伊斯与〈尤利西斯〉的创造》(弗兰克·勃真著,1934年)、《詹姆斯·乔伊斯》(赫伯特·葛曼著,1940年)。他去世后半个多世纪来,各种传记、生平介绍、注释本更是不胜枚举,而且作者又大多是资深学者、乔学专家。让人觉得,关于

乔伊斯的生平已经没有什么可探讨的了。

实则不然。本书作者经过缜密的考据,查阅了大量资料,去伪存真,竟然做到了后来居上。请看作者在代序中所交代的这几段:

“对乔伊斯素有研究的学者,在阅读本书时,应也偶尔会感到震撼。笔者从爱尔兰档案资料和其他地方四处搜罗大量不同的资料,来补充乔伊斯这段特殊时期不完整的纪录,其中有些是早期传记作家所阙如或没用过的资料……有许多资料,葛曼·艾尔曼和其他作家为乔伊斯作传时都唾手可得,却又舍而不用,这似乎有点令人讶异,即使到现在还有新的手稿资料问世,譬如已故的凯文·苏利文的《耶稣会士中的乔伊斯》一书中,就有许多一直被忽略的有趣资料……”

在我国,对乔伊斯的研究方兴未艾。今年春天,在巴黎第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年轻女士齐嵩龄从台北专程来京,光临舍下。她正把《尤利西斯》法译本与中译本进行对照与比较。而萧乾的一位老友的爱女张京洪,前几年已取牛津大学硕士学位,回京之后边工作边利用业余时间将鲁迅与乔伊斯的比较作为课题进行研究。

这本《乔伊斯传》雅俗共赏,它有助于我国外国文学工作者和专家学者以及一般读者进一步了解乔伊斯早年的深层心理与社会、文化、政治环境。

我相信,在21世纪,我国会出现立足于炎黄子孙独特视角的乔伊斯评传。

文洁若

1999年10月9日

代 序

十九世纪末的孩子

如今任何准备写詹姆斯·乔伊斯生平的人,都应该先说明自己的用意,爱尔兰籍的乔伊斯传记作家尤该如此。

目前书店里已有一本经乔伊斯授权的传记(赫伯特·葛曼著),一本学术性传记(理查·艾尔曼著),一本通俗性的生平介绍(史丹·盖伯乐·戴维斯著),还有几本短篇生平简介(其中有一本是笔者所写的),乔伊斯的妻子娜拉还成为一部长篇传记的主角(英国记者布莲达·美度丝著),乔伊斯的家人和朋友也写了些书谈论他的生平,至于对此作评论、注解的文字则多如繁星。

因此,一般来说历经 50 年的辛勤研究,尤其是美国学者所作的研究,乔伊斯的生平已没什么可再探索的。对已知的资料大家都没有意见,如今所剩的,便是在那些评论注释上作

点文章了。

笔者希望能证明并非如此。

笔者不相信有所谓的定本传记,尤其像乔伊斯这种题材多变的作家。在笔者看来,每位传记作家不过是根据自己所处的时代,以及他对作家那个年代的观点,写出有关作家生平的一种版本;而每种新版本会进一步在作家复杂的全貌上局部地添加新义,使全貌一直都能显现新层面。然而有些事情我们无法得知,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也会影响我们所写出来的东西。传记在本质上原就是较高形式的小说。

本书的目标并不高远,虽收纳了大量令专家惊讶的新资料,但面对的主要却还是一般喜好乔伊斯作品的读者,毕竟这些人才是文学的知音。我相信这类读者会希望知道作家的生平和其作品之间的关系,就乔伊斯的情况而言,这层关系也一样有趣且重要,因为能够如此完整地把手平移植到小说艺术里去的现代作家并不多见。

不过本书只关注乔伊斯早年的生活,以1915年他抵达苏黎世开头,也以此结束,这些日子为他作品提供了大部分的创作素材,奠定他的个性和艺术。

乔伊斯一生为流亡、离乡和对祖国事务近乎宗教般执迷的两极观念所左右。本书着重于他在祖国的经历,流亡部分则着墨较少;强调他在都柏林的生活,而忽略他的旅欧经验。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知道他的文学嗜好是爱尔兰式,也是欧式的。他自小虽受到英国文学传统的熏陶,也看过许多这方面的书,却难以和这种传统相结合,而他与美国文学传统也格格不入,因为他对此所知不多,也谈不上喜爱。

对乔伊斯素有研究的学者,在阅读本书时,应偶尔也会感

到震撼。笔者从保存于爱尔兰的档案资料和其他地方四处搜罗来了大量不同的新资料,来补充乔伊斯这段特殊时期的不完整的纪录,其中有些是早期传记作家没见过或没用过的。本书有部分也难免来自乔伊斯学者长久以来熟悉的资料,但却不是在原有的基础上炒冷饭。

自从1982年乔伊斯百岁冥诞以来,若干学者逐渐感到有关他的现有的生平资料有不足及扭曲之处,尤其关于他早年在都柏林的生活情形的资料更是如此。在葛曼、艾尔曼和其他作家为乔伊斯作传时,有许多资料都唾手可得,却被舍弃不用,这似乎有点令人惊异。即使到现在,还有新的手稿资料问世,譬如已故的凯文·苏利文的《耶稣会士中的乔伊斯》一书中,就有许多一直被忽略的有趣资料;而在乔伊斯四册书信集以及他弟弟史坦尼斯劳斯的回忆录《我哥哥的守护人》中,还有更多资料。其他由乔伊斯同时期的人所写的书,也都很珍贵,《尤金·奚夷》和《寇伦一家》等即是。近来如布鲁斯·布雷德里、约翰·雷恩和其他人的著作,也同样是无价之宝。爱尔兰作家如已故的派翠西亚·哈金斯和约翰·贾文的开山之作,也不该被遗忘。此外,莱特姆的麦可·惠兰和其他人所做的研究虽尚未出版,却也很重要。笔者还要顺便在此感谢约翰·伟斯·杰克森和伯约·麦克金利的协助和指教。

笔者参考这些新资料后,写出了在许多方面和现有传记不同的乔伊斯的早年生活。当新资料导出的结论大幅度修正现有的看法时,笔者都会详列资料来源;其他的情况,笔者则尽量不做注解。

若干乔伊斯学者或许会认为本书的诠释有待商榷,但是资料中的事实以及日期,笔者都尽力查证确凿,这点一般读者

倒可放心,只不过乔伊斯生平里的一些“传统”事实倒的确无法查证。

书中有些事件或人物因缺乏实际证据,笔者只得猜测,不过这些据笔者学识而得来的意见(苛刻的批评家一定会称之为凭空臆测),笔者一定会特别注明,这点就和早期的乔伊斯传记作家不同了。截至目前,我们对乔伊斯的了解,并不如我们希望的那么多,甚至再过一世纪的研究都达不到这一点。有时候资料缺乏的只是细枝末节,如乔伊斯某一年住在某幢房子这类的问题;有时就重大多了,如一般记载他失去童贞的年份,误差达整整两年之久,这件事至少对乔伊斯而言意义重大。笔者认为乔伊斯19岁以后,我们才开始真正了解他。

笔者所关心的,主要是乔伊斯成长过程中的社会、文化以及政治环境,而有关他的生平,艾略特已在他为史坦尼斯劳斯的回忆录所写的序文中提到。因此本书的倾向和乔伊斯的早期传记大不相同,可谓另辟新天地。

在现代爱尔兰编史工作中,有一流派被不欣赏其研究成果的人称为“修正主义”。笔者认为本书在走向方面也将被视为“修正主义”。的确,该是彻底重新检讨我们对乔伊斯所知的时候了。

乔伊斯值得我们擦拭眼镜,以审视我们对他的了解;当我们的了解常出错时,我们的眼镜将总是模糊不清。有关乔伊斯作品的批评文字不乏晦涩难解的,不知这能否说明这个问题?

本书的主旨,是以历史的观点,将青少年时期的乔伊斯放于他所处的环境之中,也就是将他视为19世纪末的孩子。他生于1882年,已经逝世半个多世纪,早就不算现代人了。不

代序 十九世纪末的孩子

过身为历史人物,他仍在向我们对欧洲文学、爱尔兰文化以及人性的理解挑战。

彼得·寇斯提罗

1992年2月2日于都柏林圣烛节

引 子

漂泊的心

1915年6月30日,乔伊斯一家由奥地利濒临亚德里亚海的港口特里埃斯特上火车,历经乔伊斯所谓的“一段相当惊险的旅程”,抵达瑞士苏黎世。

乔伊斯于1904年离开爱尔兰以后,曾在波拉居住18周,在罗马住了7个月,这是第三次移居。这次离开客居逾10年的城市,是为了避难。乔伊斯在他的作品中,将这次迁移转化为希腊神话中迪达勒斯逃离克里特国君麦诺斯暴政,追求自由的那段飞行。

当意军谨慎地向特里埃斯特推进时,奥匈帝国军方决定弃城。乔伊斯的弟弟斯坦尼斯劳斯被认为是敌国人而遭到拘留,乔伊斯一家却得到特别许可证离开奥匈帝国。

乔伊斯时年33岁,妻子娜拉31岁,出生于奥地利的儿子

乔吉亚差一个月 10 岁,女儿露西亚 7 岁 11 个月。年近但丁笔下的中年期,乔伊斯已不再是他作品中的青年艺术家兼工匠斯蒂芬·迪达勒斯,在年纪和性情上倒与尤利西斯般游走于现代城市迷宫的利奥波尔德·布卢姆相近。

在乔伊斯短暂的一生中,这大概是他第四十次更改地址。此时他的安身之处,远不及他记忆中的都柏林重要,因为他活在家庭和想象中,而人既已离开都柏林,住在哪个城市也就无所谓了。但苏黎世可不同。此时他们羁留于此,看似偶然,其实这里是充满了特殊秘密的故地。

1904 年秋天,乔伊斯和娜拉从爱尔兰私奔到奥地利途中,曾在此小住两周,并在当地一家旅馆的小房间里圆房,孕育了第一个孩子。在这里乔伊斯得知了妻子的罗曼史,因而灵思泉涌,写下了《故人》这篇故事的著名结尾,其中夫妻俩因妻子思念旧爱而心生疏离,而娜拉早年的经验也将深深影响乔伊斯日后的人生观。

乔伊斯领着家人穿梭于熙攘的那获富广场,越过锡尔河上的盖斯纳桥,来到位于仓库街转角骑士巷的希望旅馆,也就是他们 1904 年落脚之处。他生命的全新阶段从此展开,旧时期则告结束。

生命绵延不绝,在其范围内,可以一再分割。依照这种观念,1915 年 6 月可视为分水岭,将乔伊斯的生命分为早期与晚期,默默无闻期与成名期,成长期和创作期。

既然乔伊斯早年生涯的意义主要体现于他 1915 年以后创作上的成就,因此要叙述他早年的事迹,就得先叙述他早期

的情形。

乔伊斯在 1915 年后,就奠定了他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早期的生活则鲜为人知。他委托美籍作家赫伯特·高尔曼为自己立传,只可惜该传英国版在他死后才问世。但那本书的目的,在于完成乔伊斯晚期自塑的形象,而不是透露他早期的全貌。他巨细无遗地更动高尔曼传记稿中若干他不想公诸于世的细节,而高尔曼对他在都柏林的生活作的天马行空式的臆测,他却只字未改。如此一来,他早年的生活就一直是传记中的谜团,迄今仍是如此。

当他抵达苏黎世的那个夏天,他已发表短篇故事集《都柏林人》;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正在伦敦一份杂志上连载,全书不久后在纽约出版;唯一的剧本《流亡者》已完稿,但尚未上演;他的现代史诗《尤利西斯》正在草拟阶段,而且还写了一部分;至于《芬尼根守灵夜》核心题材中的家族事件似乎也在作家心中初具雏形,如同玻璃上的硝酸银,只待冲洗,影像立现。

若以页数、字数、来自记忆的创意、技巧的运用等各方面来衡量,他的创作总计 1400 页,超过 60 万字,堪称本世纪最复杂、用典最多的作品,这时候大部分却都还没写出来。虽然《尤利西斯》将引发争议,《芬尼根守灵夜》将令人难以卒读,但在 1915 年,乔伊斯已奠定他在艺术上的地位。

在此前几个月,只有少数朋友认识他,而此刻他已有资格登上《1916 年名人录》。《都柏林人》出版后一年不到,他的声望已足以令叶芝等人为他向伦敦皇家文艺基金争取经费。稍

后他又获英国作家协会小额补助,更在 1916 年 8 月获得英国政府皇室资助经费,而其他经济资助和资金也陆续由私人提供。赞助人包括定居苏黎世的洛克菲勒继承人麦考米克夫人,伦敦的海瑞特·萧·韦佛女士,以及英国女作家兼船运公司继承人温妮斐·艾勒曼的丈夫罗伯·麦克阿门。乔伊斯一家自认不会完全摆脱经济上的烦扰,但有了这些单位赞助以及私人的慷慨解囊,倒也可以暂时不为衣食担忧。

他们大概也认为这该是告别贫困的时候了。原来在特里埃斯特期间,乔伊斯曾靠教授语言勉强维生。在罗马当银行出纳员不成,在意大利应征大学教职未果。经营影院、推销绒布、代理烟火等等,获利都很微薄。初抵奥地利时,他曾在白利兹语文学学校教书,工作虽较稳定,却因不方便而辞职,改以私人教学维生。娜拉曾被迫替人洗衣以贴补家用,洗得双手通红粗糙,令乔伊斯心疼不已。有好几年工夫,他还靠弟弟接济。还常常假意承诺付房租以平息房东怒气,并向学生预支学费以度日。但这一切都过去了。此时他可以自由写作,并大幅度修改《尤利西斯》的写作计划。稍后更要耗时 15 年来加枝添叶,完成《芬尼根守灵夜》。安东尼·伯吉斯曾说乔伊斯是个职业作家,因为他从没写过短篇散文、文评、艺术类书籍的序言或电台广播稿。他也自诩为专业艺术家,把全副精力都投注在创作上。

他的作品虽毁誉不一,却已为他奠定文名。1914 年《都柏林人》出版时,评价有好有坏;《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刚刚在《唯我主义者》连载时,读者反应也不一;不过大家却一致赞同他为文坛新秀,颇富影响的《新国土》甚至誉之为“天才”。1918 年他初识英籍画家法兰克·勃真时,已是世界级作

家。此后巴德根和几位慕名人士在苏黎世和巴黎不时保护他，勃真所著的《詹姆斯·乔伊斯以及〈尤利西斯〉的形成》是乔伊斯朋友的著作中最有意思的一本。

《尤利西斯》就是在苏黎世的这段战时岁月里完成的。这个康纳德小说《在西方眼下》里的城市，在当时是国际都会，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外籍人士，其中不乏间谍以及列宁这样的革命分子，可是乔伊斯对政治兴趣索然，因为他只关心文学。他详细地对勃真等好友说明创作《尤利西斯》的计划和目的，在如此活跃的自我宣传下，《尤利西斯》全书尚未问世，就已先声夺人。

乔伊斯一家原讲意大利语，迁居瑞士后，便得改用德国方言。他的孩子在学校学会了当地语言，娜拉则是在购物当中学会的，不过在家里他们还是讲意大利语。这样的语言变动以及不稳定的生活教育方式，日后导致了小孩心理失衡，尤其是乔伊斯的女儿，她先天心神脆弱，经过这番转变后，最后完全失调。

抵达苏黎世不久，乔伊斯就常到咖啡屋报到。稍后更是组成了英国剧团，以报答政府的资助之恩。不过他在意大利养成的酗酒习性仍不改，其妻很为此生气。

乔伊斯虽说惧内顾家，这时也不免发生了几桩桃色事件。虽大致发乎情，止乎礼，但乔伊斯和有“苍白的耶稣”之称的布卢姆还是一致认为意淫即算外遇，即是罪行，因此异常危险。在写作《尤利西斯》时，他觉得必须重温过去的情爱，而他现在的恋情，不过是一种手段，以借此来撩起他在都柏林谈恋爱时所经历的官能刺激。也许他正值中年，认为娜拉不再吸引他。娜拉曾向勃真透露，说乔伊斯要她“跟别的男人约会”，但她不

肯,因为她并不是《尤利西斯》中那位红杏出墙的女主人翁摩莉·布卢姆。

乔伊斯却在重振他的创作生涯。他在苏黎世和玛瑟·弗莱许曼相好,在罗卡诺与女医师戈楚·坎佛和前去度假的柏林女子海拉·艾尔兹霍兹都有过一手。他还告诉勃真,说他曾探索过女人身体最热以及最冷的部位(后者显然指的是心)。但他对这些情人的措词就又不同了。他告诉犹太裔女子弗莱许曼,说她长得像他 1898 年在爱尔兰克隆塔夫海滩上邂逅的一名女子;对坎佛医师倾诉他初试云雨情的滋味;艾尔兹霍兹女士则显然对乔伊斯早年的性生活有不少现已流失的一手资料,这可由乔伊斯小心翼翼地把她在柏林的地址记在《尤利西斯》写作笔记中看出来。然而对乔伊斯而言,这些女子本身无足轻重;她们只是促成《尤利西斯》的手段而已。

1915 至 1918 年间,《尤利西斯》进度缓慢而稳定,该书第一章于 1918 年 3 月在纽约的《小评论》杂志上发表,并一直连载到 1920 年 9 月。1919 年元月至 9 月,伦敦的《唯我主义者》杂志也在连载该书当时已完成的章节。即使尚未窥其全貌,读者仍对《尤利西斯》毁誉交加。而乔伊斯花了 10 年功夫争取出版短篇小说的机会,直到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前数日才成功。战争虽令他缚手缚脚,但欧洲历经战乱之后,亟需新的形式来表达新的情感,而《尤利西斯》正好顺应了这种需求。列宁于 1917 年离开苏黎世前往芬兰总部,乔伊斯则在作品中勾勒出艺术与生命的真相,与国家社会的谎言分庭抗礼,其影响力也同样具有革命性。

大战结束后,乔伊斯带着全家重返特里埃斯特,在当地的商科大学教书,并继续写《尤利西斯》。这个城市原为奥匈帝